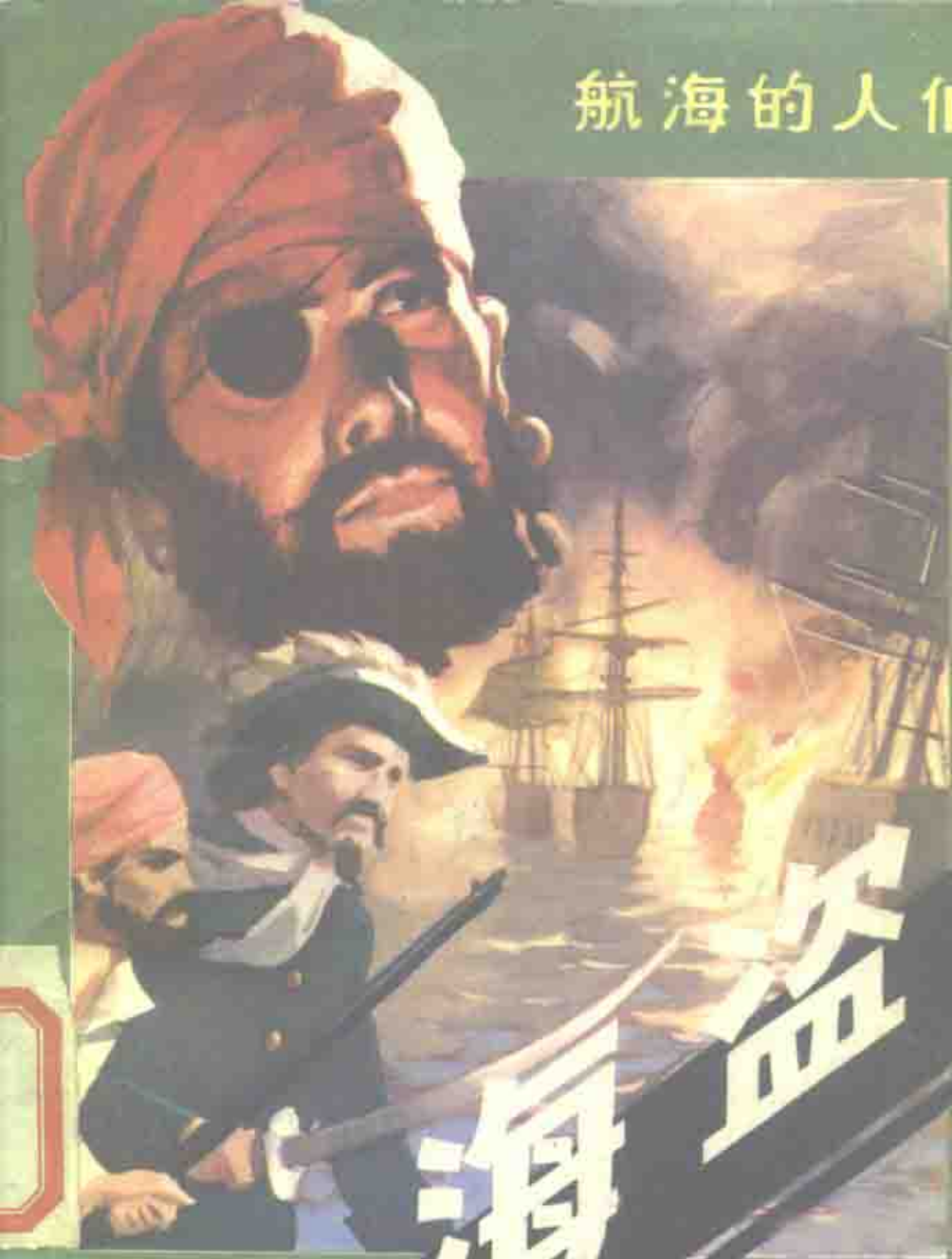


航海的人们



[英] D. 博尔著

海洋出版社

3

航海的人们



[英] D. 博廷著

卢龙译 穆淑莹校

海洋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航海的人们》丛书中的一本，是西方海盗发展史的通俗读物。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的三十年间，是西方海盗活动最厉害的时期，有人称为“海盗的黄金时代”。作者极其生动的叙述了这一时期海盗的兴衰及其历史背景，并且是通过对当时几个最著名海盗的传奇性的真实故事来叙述的，本书史料真实，并附有许多珍贵的插画及有趣的说明，既有知识性、文学性又有趣味性。

The Seafarers

THE PIRATES

By Douglas Bottwg

航 海 的 人 们

海 盗

〔英〕D.博廷 著

卢龙 译 穆淑莹 校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八九九二〇部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1/2 字数：140千字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67,000

统一书号：10193·0280 定价：0.80元

作 者 介 绍

道格拉斯·博廷在阿拉伯游历了一个夏天之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当时他还是个牛津大学的学生。作为作家和摄影师，他到过西伯利亚，撒哈拉和马托格罗索，并且有一次，他曾乘坐一条由一个自称是海盗的巴西走私贩驾驶的渔船，沿亚马逊河向上游航行了2千英里。博廷曾为时代与生活出版公司的《世界野生地区》丛书写了一本《荒野的欧洲》，为《世界大都会》丛书写了本《里约热内卢》。他的其它著作有《南美北海岸的海盗》和《汉姆鲍尔特和宇宙》。

目 录

随 笔	一群在世界上制造战争的强盗·····	(1)
第一章	勇敢的海上流浪者的黄金时代·····	(7)
随 笔	各种船只：掠劫船、被抢劫的船和 护卫船·····	(30)
第二章	野蛮职业的追随者·····	(37)
第三章	通向神话般的东方的海盗之路·····	(64)
随 笔	国王孔雀宝座上令人目眩的珍宝·····	(90)
第四章	“历险”号决定命运的航行·····	(99)
随 笔	不法的人们熙攘吵闹的巢穴·····	(129)
第五章	可怕的蒂奇和他的报应·····	(131)
第六章	最后一个最凶残的船长·····	(155)
随 笔	濒临末日的食腐肉的鲨鱼·····	(181)
附：	短文及图·····	(183)

随笔 一群在世界上制造战争的强盗

“我是个自由的王子，”1717年海盗查尔斯·贝拉米对在南卡罗来纳近海被捕的一艘波士顿商船船长夸口说，“我和那些在海上拥舰百艘、在战场上统兵十万的人拥有同样多的权力，可以在世界上发动一场战争。”虽然贝拉米的言语今天听起来似乎言过其实，但这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贝拉米生活在海盗时代——有人说是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当时数以千计的海盗在世界各条航线上发动了相当于战争的袭击。

尽管这个时代只持续了短短的三十年，但是海盗们抢劫商船的猖狂活动，却已经威胁到了正常贸易的开展——甚至威胁到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不管商船挂的是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的国旗，还是印度、阿拉伯的国旗，海盗都一律对待。他们和所有的人作对，每一艘船都是他们的猎取对象。他们抢的财富是如此之多，他们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海盗中最可怕的一些人物和他们的事迹，都变成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传奇故事，流传于世——恶魔一样的黑胡子，逼迫一个葡萄牙俘虏吃下他自己的耳朵、鼻子和嘴唇；基德船长把整船的水手捆绑在热带的阳光下，逼他们供出他们藏黄金的地方；亨利·埃夫里抢走了印度莫卧儿大帝的女儿，但后来又爱上了她，并且娶她为妻。

他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突然出现在世界上而现在

又都没有了，这些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吸引着许多历史学家。有关海盗和他们罪行的最好记载，可能要算1724年出版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书了，该书名叫《名盗谋劫录》。这本书的作者，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小说家丹尼尔·笛福。下面发表の木刻画，是为了向读者展示一下笛福这本编年史1725年英文版的情况，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读者对十八世纪的好奇心，想看一看看到底当时的这些海盗是什么样的。

至于这些图画是否精确，这只能凭猜测来定了。这位画家的姓名已经无史可查，笛福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这些画看来可能是根据笛福的有关描写绘成的，笛福对海盗和他们的生活做了广泛的研究。

笛福并不赞成他所描写的海盗，相反，他是反对他们的。当他描述海盗对一支纽芬兰渔船队进行袭击时，他写道：“他们就象一群疯子，投下燃烧的木头、箭和死亡，可他们竟说，我们不是正在进行体育活动吗？”而当这群海盗中的一个被捕并被处以绞刑时，笛福兴奋地写道：“这就是我们目睹的恶人自有的恶报，他们很少有人能逃脱自己罪有应得的惩罚。”

然而，笛福仍旧努力去了解这些海盗，并且常常对这些勇敢的航海家们流露出钦佩之情。他在他的序言里写道，他们常常是些勇敢的人，有谋的勇士，建立帝国的干才。“如果我们的海盗能象起事初期那样，团结一致并在他们占领的那些岛上定居下来，”笛福总结道，“他们很能在现在这个时代，以英联邦的名义取信于世，在世界的这些地方，也不会有任何强国去和他们争夺地盘。”

亨利·埃夫里

亨利·埃夫里是最有名的海盗之一。他于1695年在红海上抢劫了大批的财富。他揭杆而起的誓言使他成为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失业海员和低工资的可怜人心目中的英雄。丹尼尔·笛福写道：在穷人的眼里，埃夫里把自己拾得俨然如一国之尊，并且很象一个新的君主国的开国者。



爱德华·英格兰

他在1718年被英国海军从加勒比海赶出去之后，成了非洲沿海海域的一害。“他有许多好的品质，”笛福写道，“他总是反对虐待囚犯。”这种异乎寻常的善心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他因释放了一名被捕的商船船长而被开除出海盗，后来在马达加斯加成为乞丐而死去。



斯蒂德·邦尼特

邦尼特是位陆军退役少校。他身材魁伟。脸刮得很干净，戴着绅士们戴的洒了粉的假发。他是一个十足的花花公子，以致1718年当黑胡子和他在南卡罗来纳近海相遇时，这个粗野的恶魔见了他也不禁大笑起来。这个笨拙的公子哥儿从他的船上被黑胡子赶走了。——“被搁在一边”笛福写道，“无力保护他自己的船。”

查尔斯·文

查尔斯·文1718年在拿骚曾面对两艘英国战舰临危不惧，英勇对敌，但是后来当他在一艘装备更加精良的法国舰面前狡猾地逃走时，还是因为胆小懦弱而被他的船员们撤了船长的职务。他不久被抓获绞死了。笛福曾写道：“他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罪有应得。然而他对于他过去的罪过，却没有表示过丝毫的悔恨。”



约翰·拉克姆

拉克姆经常穿白棉布的衣服，因此人们都叫他“白衣杰克”。他被选出来接替查尔斯·文的船长职务。他在1720年被捕前一直在西印度群岛进行抢劫活动。拉克姆之所以在海盗历史上有一席之地，是因为他和女海盗安妮·邦尼有过一段罗曼史。按照笛福的说法，不管是在船上还是在陆地上，拉克姆“脑子里除了安妮·邦尼以外，谁也没有。”



巴塞洛缪·罗伯茨

罗伯茨是一名非常杰出的水手，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海盗。按照笛福的观点，罗伯茨在1720年开始他的海盗生涯“全是由于一些错误的原因。”他并不是因为没有职业，也不是因为无力以正当手段争取面包，而是象他所坦率承认的，“他要避开他所认识的那些养尊处优、难以相处的老爷们，他所热爱的是一种新奇、多变的生活。”



豪厄尔·戴维斯

戴维斯在1720年死之前，“一直是最狡诈的海盗之一。他经常装扮成一个商人，甚至一个海盗追击者，这样装扮使他更容易捕获他的抢劫对象。他的船员残暴、凶恶，他们很容易反叛或者推翻他们的船长。然而，这些人对戴维斯的行为和勇气有着极高的评价，”笛福叙述道，“他们甚至认为他什么事都做得得到。”

第一章 勇敢的海上流浪者 的黄金时代

1719年四月愚人节下午五点钟，英国的“鸟船”号贩奴船，满载着从荷兰运往西非海岸的货物，乘着涨潮的猛势，开进了塞拉里昂河的河口，准备在那儿抛锚过夜。在这里停泊的不仅只这一艘船，船上的水手可以看见离他们很远的上游，已经有一艘船停泊在那里，但他们并不知道，在河流拐弯处，还隐藏着两艘船。

夜幕降临，万籁俱寂。晚上八点，“鸟船”号船长威廉·斯内尔格雷夫从甲板上下来，回到他的船长室，坐下来用晚餐。就在他刚刚吃了几口的时候，值勤官就来报告说，他听到了隐隐约约的船桨击水声。为预防万一，斯内尔格雷夫船长马上又上了甲板，命令大副西蒙·琼斯赶紧去底舱，组织20名水手带好火枪和弯刀，立刻到后甲板上来集合。

热带的夜晚来得很快，此时天已黑得看不清是一艘什么船朝这边划过来。斯内尔格雷夫站在这茫茫的非洲黑夜中，耳边什么都听不见，就只听见来船上橹架摇动时发出的阵阵嘎吱声和从桨叶上流下来的水打在水面上的轻盈的滴水声。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他命令二副向来人喊话。从漆黑的河面上，传过来一个英国人的口音。他说他们是美洲人，从巴巴多斯的一条船上过来的。话音刚落，在黑夜中就响起了一阵枪声，船长一下就明白来者是谁了。

斯内尔格雷夫喝令大副开枪，可是毫无反应。不一会儿，他手下的一名头目来告诉他说，水手们拒绝拿武器。船长大吃一惊。他并不是那种凶残的十八世纪的船长，在紧要关头，这种船长的命令很可能就没有人服从，可斯内尔格雷夫一向主张宽厚地对待自己的水手。他自己虽然是一个奴隶主，但他是一个正直的、通情达理的人，并且一直受到手下人的尊敬。船长下到舱底，粗暴地责问水手们为什么拒绝战斗。可他们的回答比他们的拒绝本身还要使船长吃惊：他们根本就找不到放武器的箱子。斯内尔格雷夫后来才知道，水手们讲的是真话，是他的大副出于个人的原因，事先把箱子藏起来了。

这时那条陌生的船已经靠在大船边上了。“鸟船”号上的人已无处躲藏，已无法逃避这场临头的灾难了。他们提心吊胆地倾听着甲板上低哑的喊叫声和噔噔的脚步声。闪耀着星光的夜空衬出一群黑影，来犯者蜂涌地爬上后甲板，拔出手枪朝着底舱开火，打死了一名在船艙上的水手。接着，他们又向底舱扔了几颗手榴弹。嘈杂的声音、爆炸的闪光和呛人的浓烟使“鸟船”号上的人吓得晕头转向，他们乱叫着朝船尾跑去。

斯内尔格雷夫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海盗。在这以后的日子里，他才看够了这帮人。不幸中的万幸，他活下来了，给人们讲了这些使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后来回到伦敦，又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几内亚见闻和奴隶贸易》。这是一本十分吸引人的文献。由于斯内尔格雷夫是一个冷静、敏锐而又不是冷漠无情的观察家，他以与海盗相处的亲身经历，为人们提供了关于这帮从事最古老而又很少为人所了解的航海事业

的人们的宝贵内幕见闻。

斯内尔格雷夫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海盗船的舵手，他是这一伙上船来的海盗的头头。他到处喝问谁是“鸟船”号商船的船长。斯内尔格雷夫回答说：“我早已恭候在此了。”舵手愤怒地责问他，怎么竟敢命令水手开枪，因为他听见船长好几次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斯内尔格雷夫告诉他，保卫船只是他的天职。对这个回答，舵手未作回答，而是马上拔出手枪，抵住这位倒霉船长的胸膛，扣动板机。就在这时，斯内尔格雷夫猛地把枪挡了一下，枪响了，可子弹偏了，打伤了船长的侧肋，鲜血直流，但他并没有死。舵手看见船长还站在那里，马上用手枪柄朝他的头上猛击，船长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斯内尔格雷夫只是被打懵了一小会儿。他醒来之后，又鼓足力量和勇气冲出底舱，跑上后甲板，但是这里也无处可逃。在后甲板上，他迎面碰上了海盗的水手长，这是一个更恶毒的家伙。水手长举起腰刀，朝斯内尔格雷夫头上砍去，船长急忙躲闪，大刀落空，砍在了后甲板的栏杆上，刀戳进去一英寸深。由于用力过猛，大刀断成两截。水手长于是野性大发，拔出手枪，用枪托向这位可怜的船长猛击。这时候，躲在甲板上听天由命的几个商船上的水手，看见船长这个样子，就过来向那个水手长求情。“看在上帝的面，请不要杀船长，他是我们从未碰到过的好人。”可是他们这么一来，却把海盗水手长的火气，从船长身上引到他们自己头上来了。

这伙海盗上船也不过几分钟，就完全占领了“鸟船”号商船。那个海盗舵手来到甲板上。此时他的情绪平和多了，他把斯内尔格雷夫扶起来，并且告诉他只要船上的水手不控诉船长，船长就不会受到什么惩罚。最后，海盗们朝天鸣枪，

以示胜利。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如果是在另外的场合，斯内尔格雷夫一定会觉得是滑稽可笑的。海盗们的领头船，也就是停在上游的那条船，一听到这边响起了枪声，就砍断了他们抛锚的缆绳，乘着河水退潮之势向下开过来。他们看见“鸟船”号上灯火通明，马上误认为他们派去抢船的人失败了，于是为了雪耻报仇，海盗船在黑夜中竟向已被自己占领的“鸟船”号商船猛烈开火，引起一片混乱。斯内尔格雷夫茫然地看着这一切，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沉默了许久，他终于向海盗舵手提出了建议，要他向他的伙伴们喊话，告诉他们劫持已经成功了。可是使他大吃一惊的是，舵手不仅不感谢他，反而很生气，甚至质问是不是他“害怕吃子弹去见阎王”，而他自己却说“希望有朝一日能被炮弹送到地狱去”。不过，舵手最终还是听从了斯内尔格雷夫的劝告，他高声招呼他的同伙，说他已劫获了一条大船，上面满满地装着许多酒和货物。炮火立即停止了。

过了一会儿，海盗司令托马斯·科克林船长，一位矮胖的英格兰人来到了大船上。他下令把船上所有的活禽——鹅、鸡、鸭，都宰了做菜，他们简单地拔掉毛掏去五脏后就放进了一只大锅里；旁边还放了一些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火腿和一只怀仔的母猪，这只母猪也是马马虎虎去掉五脏后就煮的，肉上面还带着许多猪毛。

就在海盗们大摆酒宴的时候，可怜的斯内尔格雷夫独自沉思着这次灾难性事态的演变。他不幸落在了由三个臭名昭著的船长指挥的一群海盗船队的手中，这三个声名狼藉的海盗是科克林，豪厄尔·戴维斯和绰号秃鹰的奥利弗·拉伯

兹。

斯内尔格雷夫被俘的第二天早上，原来的船员中有十人加入了海盗的组织，其中就有大副西蒙·琼斯。琼斯告诉他说，因为自己的婚姻破裂，他不爱他的妻子了，所以才去当海盗。并且承认，在海盗登船之前，就把装武器的箱子藏起来了。因为他一开始就猜到，朝他们划过来的那条船肯定是海盗船，于是他就决定要阻挠任何保卫商船的行动。

斯内尔格雷夫的伤包扎好后，就被叫到科克林面前。科克林对他说：“对不起，我们饶恕你之后，还叫你受了不少委屈，不过有时这是战争中的命运注定的。我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不然我们就要叫你粉身碎骨。如果你讲实话，并且你手下的人对你没有什么怨言的话，那我们就会好好待你的”。

科克林提的首要问题是“鸟船”号的航海性能如何，因为海盗们已经决定把这艘船作为他们一只新的出击船只。看来科克林对斯内尔格雷夫的回答是满意的。因为从此以后，斯内尔格雷夫可以自由活动了，他带着恐惧而又好奇的心情，对这个令人不解的海盗世界，开始了他的观察。

在这帮反复无常的人群中，经常发生混乱。三艘海盗船的船员轮流到“鸟船”号上抢劫财物。斯内尔格雷夫无奈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把大批的26加仑装的法国红葡萄酒和白兰地一桶桶地搬到甲板上，撬掉桶盖，用罐和碗之类的器皿，拼命舀酒喝。他们还把盛满酒的桶抛来抛去随意嬉闹。到了傍晚，他们就用桶内的剩酒洗刷甲板。如果遇上瓶装的酒，那就连瓶塞也不拔，而用身上的短刀把瓶颈打碎，结果是三瓶酒中总要摔掉一瓶。至于吃的东西，诸如乳酪、黄油、糖

和其它许多东西，他们也是很快就吃了个精光。”

有几个海盗蹒跚地走进斯内尔格雷夫的船长室时，被放在地上的一捆货包绊了一下，这个包里有斯内尔格雷夫用以进行私人交易的部份高级衣服。他们就嚷起来，说要是摔在这些货包上非把脖子扭断了不可，因此竟把现场所有的货包统统扔到海里去了，但仍留下了一个没扔。就在这帮海盗把斯内尔格雷夫的东西扔到海里去的时候，另一帮海盗却给他送酒喝，还送来切好的煮火腿和硬面包，表示对他的同情。后来，那个海盗舵手还把斯内尔格雷夫的金怀表拿到甲板上去踢着玩，一边踢，一边乐得哈哈大笑，说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足球”，另一个喝醉了的海盗又把斯内尔格雷夫的帽子和假发偷走了。

海盗们的许许多多行为举止，斯内尔格雷夫感到不能理解。比如，有一件事使他很震惊，那就是海盗的船长很少有什么特权。有一天，那三位船长来找斯内尔格雷夫，向他要几件绣花外套，因为他们“要上岸会见黑人女士”，想把自己打扮得特别华丽些。斯内尔格雷夫把一件最长的猩红色绣着银花的外套给了那个最矮的船长科克林，他穿上后，衣服下摆都快到脚跟了。他嫌不合适，另两个船长就对他说，非洲女人根本不懂欧洲的时装，她们说不定反而认为衣服裁剪得这么肥大，说明你是三人中最重要的人物哩。

当三位船长划船上岸，整夜在那里寻欢作乐时，留在船上的水手们却感到很不高兴。按照海盗们的民主社会中的规矩，船长应征得舵手的同意才能从斯内尔格雷夫那里拿衣服，但他们没按规定做。“他们未经舵手同意就拿走这些衣服，这是对全体水手的莫大的冒犯。他们认为，如果这次就这么容忍